

## ◎往事情怀



## 半块洋糖

品过那么多美味佳肴,尝过那么多零食小吃,最难忘的还是儿时吃过的洋糖蛋蛋。

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零食,其实也根本没有零食,能吃到一块洋糖蛋蛋,那便是一年中最大的幸福。

所谓的洋糖蛋蛋,并不是什么稀罕的食品,就是我们今天的糖块儿,只不过今天我们叫做“金丝猴”、“大白兔”奶糖,当时是纯蔗糖,对农村孩子来说真是少之又少的稀罕宝贝。

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刚过,邻居小伙伴二毛跑过来,神秘地告诉我说:“二官鸿家里卖洋糖,不要现钱,只用甜草苗换。”我听了,顿时精神大振,比考了100分还要高兴。甜草苗就是一味中药,药名叫甘草,在我的家乡随处可见,只要下辛苦,一天就能挖三四斤,我于是急忙问二毛:“怎么个换法?”二毛也不知道,我俩经过四处打听,得到了确切消息,四斤甜草苗换十块儿洋糖。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是怎么奔回家拽出铁锹,又怎样飞奔着到田野里挖甜草苗的。其实,那个时候,全村的孩子都出动了,漫山遍野,欢笑声,打闹声,锹镐碰撞发出的金属声,响成一片,有的小伙伴为了抢占甜草苗多的地片,还大打出手。我在一面临沟两面庄稼的一块田间沙地上,也用铁锹画出了自己的属地,然后马上就开始了动工。

沙地的甜草苗长得不粗实,但挖起来省力,又足够的长。我想,反正他要的是总分量,于是半天功夫,我就挖了半篮子甜草苗。我本来想再多挖一点,多换几块洋糖,但看见别的伙伴都已散去,我也不敢恋战,匆匆赶往二官鸿的家。二官鸿的院子里已经站了许多的伙伴,他们使劲地往前挤,还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分出个队列的先后。其实,此时此刻,哪有什么队列,谁的力气大,谁就会在队列的前头,我本来返回来得就晚,身体又不魁梧,所以排在了混乱的队伍后面,眼看着别的小伙伴把包洋糖的纸剥开,把洋糖得意地塞进嘴里,于是一股蔗糖的清香,就传到我不争气的鼻子里,我使劲儿地咽了一下口水,焦急地等待着……

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终于轮到我了,其实不用轮,我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一是比我还小的二毛。我急忙把装有甜草苗的篮子拽到二官鸿的面前,讨好似的说:“挺多,还长。”二官鸿看了一眼篮子里的甜草苗说:“全是嫩串,没有粗根子,不过秤了,只给八块洋糖,我的洋糖只剩下八块了,不愿意换就拿回去。”我一边心里叫苦,一边忙央求说:“八块就八块,我换,我换。”我连忙将篮子里的甜草苗,一股脑儿倒在二官鸿提前准备好的麻袋里。用黑脏的小手,接过二官鸿递来的八块洋糖。

米黄色的糖纸上,印着鲜红的中国结和一个正楷的大红喜字,糖纸用蜡浸过,闪着油亮的光泽,好不诱人。洋糖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八块糖全部吞下。轻轻剥开一块洋糖,米色的糖块儿,晶莹剔透,放射出柔和的光,不算方正的糖体,饱满丰厚,用手一摸,滑溜溜的还有点粘,我把手指放入嘴里,沁人心脾的甜。我连忙小心地把糖纸包好,放入口袋里。因为我要回家和妹妹分,一人4块,给妹妹一个惊喜。这时,二毛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捂着眼睛哭着出来了。我马上明白了,二毛一块洋糖也没有换到,我忙走过去,十分不舍地用力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洋糖,“嗯,给你,”我说“谢谢你传的消息。”二毛见有糖吃,立刻破涕为笑。

当我把4块洋糖双手举着,递给妹妹时,妹妹正在玩过家家游戏。妹妹用无法言说的惊喜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圣战归来的大英雄,然后一把抢过糖块儿,顾不得洗手,剥开一块糖,使劲儿地塞进嘴里,“哥,甜。”妹妹流着鼻涕笑着说。看着妹妹的高兴劲儿,我无比欢欣。

大约是过了四五天,剩下的一块洋糖还藏在我的上衣口袋里舍不得吃。一天中午雷雨过后,我到河沟里玩水,衣服全湿透了,玩儿得尽兴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的洋糖,急忙把手伸进口袋里一摸,糖块儿没有了,只有米黄色的浸过蜡的糖纸还在。鲜红的中国结和喜字图案仿佛在嘲笑我的愚。我大哭,妹妹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我,最后跑回堂屋,过了老半天,妹妹从堂屋里出来,慢慢地把紧攥着的小手伸到我面前说:“哥,还剩最后一块洋糖,咱俩一人一半。”母亲用菜刀将妹妹的一块洋糖一分为二,妹妹看着我吧洋糖放入口中,她才略带不舍地把自己的那一半送到嘴里,并且用力地咂咂嘴巴,那认真劲至今还清晰记得。母亲把切过洋糖的菜板和菜刀用手抿了又抿,最后把手指放到嘴边舔了又舔。我,妹妹,母亲相互凝视着,眼睛里噙满了泪花。

文/吕沛

## ◎城市动画

## 老四楼的年夜饭

临着马路不远是厂老四楼,有些年头了,灰色苏式建筑。从楼中间上去,两端是通道,鸽子笼般挤着一户人家,没有独立厨房,临着各家窗台挤着煤气罐灶台。厂里兴旺那些年,一到下班,整个老四楼都忙乎起来,提水上楼,人声锅响,敞开的楼道间弥漫着呛人的油烟味。

厂破产后,犹如大树倒下,职工们尽数散去,各自奔外谋生去了,厂生活区骤然冷清。老四楼像一座孤独的城堡,给剩下不多几户坚守着。出外创业的,念叨着以后再也不想回到这冷寂的地方,也就折上折处理了本属的福利分房。留守户们张罗上几间,扫扫干净,用涂料刷个亮白,划分个居室客厅,让家豁然开朗起来。

老罗在厂受过工伤,身体一直不好。三个女儿嫁到厂外之后,二手添来的几间房一下多出来,城郊位置租不掉也就空着。三个女儿轮番着回来住住,陪陪老两口,帮着拾掇家务。

老张曾是厂里电工,儿子在外打工,父子俩合起攒了首付买了房,讨了媳妇,所剩无几。老张原先在工地忙忙,岁数大了,行动赶不上年轻的利索。前几年,怕担责,工头一抬手,将老张请回了家。

老李在厂车队,厂关门后,买了个二手出租,父子俩白天黑夜轮班倒。岁数大了,精力差许多。老李常念叨,过去在厂里,为了赶拉设备,整宿不睡觉,两包烟就能脚足精神。如今这跑出租车也大不如以前了,滴滴、摩拜、私车、公交还有黑车一起挤在路上。赶到晚间收车,老李忙不迭地爬上老四楼喝两盅,醉了啥也不想,好睡觉。

老王原先是厂机关的,儿子硕士后留在了上海。前些年儿子将老王老两口接到上海带孙子。一年不到,老王着急要回来。说上海那里弄楼不如咱这筒子楼住得舒坦,串门唠嗑都是熟人。在上海不成,和儿子儿媳住一起,场子又小,特别拘束。

钱老是高工,老伴离得早。三个儿子读博都留了洋。厂里人见到钱老都竖大拇指,教子有方。整个老四楼也以钱老为自豪,对外号称“海归楼”。钱老舍不得离开老四楼最主要原因,是有天晚上病发作了,惊动了老四楼,老住户们都忙着喊救护,送医院,临床轮流服侍。钱老打电话给大洋彼岸的三个儿子,儿子们说寄钱成,回来照顾真没时间了。每到年三十,老四楼的住户都喊着钱老一起吃年夜饭,所以钱老非常念老四楼的旧。

今年春节,城市禁放了。往年老四楼们都喜欢聚在楼下共

享烟花。大伙不约而同买来许多灯笼,挂满了老四楼的通道,入夜也都点着,一层层亮着,红红的,很是喜庆。

老王的儿子和媳妇从上海赶回来了,牵着孙女。一上楼孙女就喊着爷爷,很清亮的嗓音,老四楼都听见。老王高兴地抱起孙女,孙女忽然说,“爷爷!爷爷!我怎么看见老四楼到处划着好大的圈圈,里面写着拆字?”

厂不在了,地也卖了。城市激情高涨的楼盘让老四楼周边的位置越发金贵起来。年前的布告登记补偿搬迁都已到位,挖掘机进场,只等着年后一声拆迁的号令。

听得到老李在楼道上的嗓门,吆喝着今年的年夜饭大家合在一起吃。老罗忙着桌椅板凳,在左右房间撑起两大桌,一桌是老人们,一桌留给回来的后生们。各家烧好的菜挤满了桌子。

老王端起杯,“来,为我们老四楼干一杯!过去我们是同事,是楼道,今天是一家,多少年了,远亲不如近邻啊!”

老李接着说,“一晃都老了,感情在这,我先干为尽!”满满一盖过喉,老李呛了一声泪出。

“咋说拆就要拆了,年后大伙就要分开了。”老张低着头,将一杯酒倒进肚里。

“来!来!闺女,敬敬几位叔伯的酒,他们可是在老四楼看着你们长大的,你们仨小时可没少吃几家饭。”老罗拉着闺女。

钱老推去饮料,端着杯酒,迟疑,啜嚅着,“让我去国外?叶落还归根啊!我孤老跑到那人生地不熟去干吗!”

“叔伯!一回迁你们都要发财了!新年发大财啊!”里屋酒桌上传来后生们嚷嚷声。

“去你大爷的,都老了,这挨家过日子都乐呵惯了,发财?发财了我还不知道咋花呢!”里屋传来笑声。

这晚年夜饭大伙都喝高了,老四楼所有的灯都亮着,屋里跨年联欢会电视声很大却没人去看,都在熟悉的一层层楼道上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扶着栏杆说笑。子夜,听见电视里倒数新年的钟声,不知谁家后生跑到老四楼下的水池边大声呕吐。不禁想起当年厂子大干夺高产,庆功酒后,醉着的后生们在水池边也是如此高歌。

文/杨钧

## ◎生活拼盘

## 手机上的“鸡汤”世界杯

进入六月,啤酒的促销铺天盖地,小龙虾卤鸭爪鸭脖子的外卖订单日日见长,但在这个手机碎片化阅读时代,世界杯到底还是越来越鸡肋了。不说别的,再铁杆的球迷,能在90分钟里目不

转睛盯着电视屏幕坚持不刷手机的又有几个?

所以如今看世界杯的标准动作是:瞄几眼电视,捧着手机吐会儿槽,刷个八卦段子。嗯哼,由八卦段子手和励志鸡汤手组成的伪球迷们,才是这个赛季里的中坚力量担当。

世界杯第三天,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后的最大冷门:梅西的点球竟然被冰岛队的门将扑出!“兼职球队”逼平阿根廷!顿时,两年前欧洲杯时的老段子又开始满天飞,不做牙医的教练不是好教练;导演中最厉害的守门员,守门员中最厉害的导演……又有痛恨这些段子手伪球迷的真球迷一遍遍恨铁不成钢地苦口婆心地科普,冰岛球队根本不是你们以讹传讹的所谓“兼职球队”,人家全是正儿八经的职业球员好不好!

这个兼职球员梗的最大赢家可能是冰岛旅游业,两场球下来,冰岛圈粉无数,原本相对冷门的冰岛游线路火爆得一塌糊涂。

段子手尚未消停,鸡汤手已奉上大碗励志鸡汤,C罗请客吃饭只有沙拉和白煮鸡肉,C罗每天做3000个仰卧起坐;C罗在休假时也不忘训练自己直至凌晨3点才回去睡觉,将美丽的女友忘在脑后……

我看得热血沸腾,赶紧将这碗励志鸡汤捧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却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中的C罗的孩子喝,问:“你知道C罗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传奇?别的就不提了,他每天仅仅是仰卧起坐,就要做3000个!”

孩子被这个数字吓住了,皱着眉头算了下,惊呼:“他一天做的仰卧起坐,赶得上我两个月的个数!”虽然没过多久,又有很多澄清报道,说3000个仰卧起坐是假的,可又有谁在乎呢,反正这碗鸡汤我们早已干得一滴不剩了。

而这几天,随着卢卡库4粒入球在射手榜追平C罗,他的那封分享成长路上“至暗时刻”的亲笔信也被疯狂刷屏……

想当年,伪球迷是很被真球迷鄙视的,当我一脸迷惘地问:红牌警告后就不能再上场了吗?真球迷们冷笑连声,连红牌都不懂,还看个球!

而在这个手机世界杯时代,真球迷们分析战术关注胜负,伪球迷们热衷场外八卦熬鸡汤,管他是伪球迷还是真球迷,管他是段子手还是鸡汤手,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参与到世界杯的狂欢里来,尽情享受世界杯带给我们的欢乐和自由。

当我们一帮伪球迷热火朝天地喝着啤酒啃着小龙虾,品评着德国男模队日本美女太太团……这时,一个真球迷一本正经地为大家分析本场战术,到底谁比谁更可笑呢? 文/秋女